

秋意阑珊阳瓜江

■ 陆向荣

“白露滋园菊，秋风落槐南。”或许是因为雨水丰沛的缘故吧，今年巍山的夏天似乎格外短暂，秋天却来得那么匆忙。一场绵绵细雨之后，沉甸甸的风掠过滇西横断山的水岭丫口，蜿蜒曲折的阳瓜江两岸的田野，像一场熟悉的旧梦，在一夜之间全都泛黄……这样的日子，最适合远离繁华的街市和喧嚣的人群，到秋意阑珊的阳瓜江边，以出尘的姿态，看天，看云，看风景。

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当阳光灿烂，天碧云淡，风清气爽的阳瓜江将人们揽入它宽阔幽深的怀里时，其实秋天的原野已经浓了四季的精彩，等待着栖居于小城的人们来观赏感叹它的美和放飞自己的遐想。“一水抱孤城，烟渺有无，主杖僧归苍莽外，群山朝叠阁，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明代学者杨慎这幅联中的“一水”指的就是红河的源头——阳瓜江。登上巍宝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巅，俯视金黄的巍山坝子，弯弯曲曲的阳瓜江缓缓南流，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瓜藤”，两岸布局有致的村落像“瓜藤”上的“瓜果”，构成了一幅景致优美的“瓜图”，阳瓜江的美称也由此而来。

有些时候，要观赏一些美景，也不一定要到人迹罕至的绝境，有时只要换个角度，就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不同的风景。有道是“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离开巍山坝子周边那些连串的农家乐，远离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景象，站在离城不远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山图古城旧址，你就能欣赏到秋意阑珊的阳瓜江九曲十八湾的美景；深秋的天空湛蓝而深邃，一条清亮亮的小河，沿西山脚拐了九曲十八弯，甩出十里河滩，一个个小小的村庄，或傍山而靠，或依堤而建，像围棋的棋子一样星罗棋布在河滩之上，显得那么宁静、平和、安逸，仿佛是一个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沿江而下，登龙桥、永济桥、崇化桥……在几十公里的阳瓜江上，一座座古桥，将一个个村庄连在一起。那些长着狗尾草的阡陌小道，一头牵着远处的柏油大道，一头连着近处瓦青墙白鸡鸣狗吠的村寨。一群孩子，正沐浴着温馨干净的秋阳，在小河边赤足玩耍，气虽清爽，但也有深处，赤着足颇有河水漫过的清凉的舒适感，路走的也不那么平衡，若是孩

提时怡然骑在牛背，也就管不得如此多了。深秋时节，河边的草木都已枯黄，只有一蓬牵牛，偷偷爬上田边的篱笆上，不声张，不炫耀，静静地仰着脸，张着嘴，开出一朵朵喇叭似的花来，唱出一首秋的歌来，景色甚是宜人。

两岸的稻田，错落有致铺陈在村子边。在农人精心的照料下，春天里那些青翠的秧苗，如今已换成黄澄澄的稻穗，结成一株株饱满的稻谷。一阵风吹过，稻田里掀起金色的波浪，连绵起伏，不时传来沙沙的声音，金黄的稻浪似乎正带着一河水向南奔跑。放眼望去，目之所及满是令心醉的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越发光耀夺目，那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承载着的是农人一年的寄托和梦想。稻子熟了，大地沸腾了，等待许久的农妇，从墙头取下早已磨得锃亮的镰刀，田地到处是人们的忙碌的身影。

“春去蒂叶青，秋来芦花白”——忽然就羡慕自己的瞳孔，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看到这么舒展的美好。不是么，只见河坝狭窄处，一片片临水芦花，摇曳着明晃晃的银白色，在衰草枯叶中凸现着爽朗的光华。远远望去，那连片的芦花随风飘摇，清雅飘逸，迎着初秋有些生涩的风，轻轻摇曳，那柔柔的花絮漫天飞散开来，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几棵高大苍劲的古柳，那巍然挺立的枝干，有的虽已是腐朽不堪，呈现着的却是千年风霜岁月，百次雷电袭击的痕迹。风吹叶落，一片片金黄的柳叶在空中飘落，就像一只只黄灿灿的蝴蝶，在秋风中翩翩起舞。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漫步河滩，清冽的河水，随着光线的变化，斑驳驳驳，变幻莫测。记得儿子七、八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周末带着他到河边玩耍，为捡拾江对岸那些漂亮的鹅卵石，赤脚踏水到对岸的沙滩上，那略带凉意的秋水多像母亲的双手，轻柔地抚摸着裸露的双足，让疲惫的心灵，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愉悦。

如今，那些一个一个捡回来的鹅卵石，已被我亲手砌成了小院的花台。儿子也已渐渐长大，秋风依旧，秋水依旧，秋意阑珊的阳瓜江，也成为一种割舍不去的乡愁，被我安放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蓝天下

涂序波 摄

忘情

■ 彭怀仁

早晨，我去散步，路过大桥下面时，发现那里有许多人在唱歌、拉胡琴、吹笛子，还有一个人，忘情地吹着口琴。啥年代了，居然还有人吹口琴，我心里想着。出于好奇，我便朝着吹口琴的人走去。这时，他正吹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走到他近旁时，我呆住了！他竟是我早年学习写作时的同学老李。等他吹完曲子，我忙喊他：老朋友！他见我喊他，边从兜里掏出帕擦擦口琴，边走走向我，然后，笑眯眯地说，出来走呀！我说，寻常在河边走走，今天第一次钻桥洞，想不到这里别有洞天，还很热闹哩！吹拉弹唱都有！他笑了笑，说，你不会笑话我吹口琴吧？如今，没有人吹口琴

了！可我还一直在吹，你知道，我就是从吹口琴开始，而爱上音乐和文学的。

我说，你不简单，按说，你是一位很有声望的音乐家和诗人了，可你还爱恋着口琴。一个写了数百首歌曲的艺术家，可以躺在五线谱上睡大觉了，还来桥洞下面吹口琴，是想找回年轻时候的感觉吧？

他淡淡一笑，说，啥艺术家，退休了，都是寻常百姓，咋不能来大桥下面吹口琴？不过，你猜对了，我是来找年轻时的感觉！人到老年，谁不折回头找自己走过的脚印？你写的文章里，写年轻时代的也不少，大伙“武器”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寻找记忆，回味无穷。

我告诉他，我今天往大桥下面

走，就是来找素材的。好几天写不出文章了！今天算你我缘分。你常来这儿吧？

他说，挑水带洗菜，出来散步，顺便吹几曲，锻炼肺活量。一开始，我也没来吹，路过这儿，被他们的乐声感染，也就来这儿凑趣来了。说着，他转身，指指那些乐器的伙伴，说，乐在其中，乐而忘忧！失陪了，老兄，我还得练我的功课哩！说完，他又回到他原先的位置，一本正经地吹起了《红梅花儿开》。

我离开那伙自由自在的音乐人后，一边走着，一边想，老李虽然年近古稀，但还显得十分年轻。这大概是他一生不离音乐、常在音乐的熏陶下生活的缘故吧？难怪他吹口琴那样忘情？

乡愁大理

有秋晚来

■ 赵双梅

八月结束后，云彩便只会蘸着雨水乱飞，阴雨连绵的日子渐渐退去，天就慢慢放亮了。鹤庆小城里的下午，虽仍被昏黄的光线笼罩着，却不再昼夜难分。经历过湿多雨的盛夏，植物们的叶子依然茂盛，如之前一样清新透亮，偶有几片树顶新发的叶子，嫩黄嫩绿的。

九月来了，秋天的颜色和气息，在一阵又一阵的凉风中越来越近，越来越浓。喧气渐消，月儿正圆，桂花皎洁，鱼儿肥了，万物还未陷入凛冽萧瑟的气态，是最值得赏乐的。这时的一切都是温和的，就如那古老阁楼上的香灰散发出的那股股熏熟的温香一样，让人安定。

旷野里，睡在光线中的鸟儿、牛羊以及那些不可知的生物，在静中更静的梦幻中，变得更美。它们被某个晴朗时日中印象深刻的黄昏那样温暖的目光照着，一如它

们曾在陈旧的春天，睡在草木花香中，梦里的雪景用来表达万种寂静。

街角的紫薇从五月便已开着，一口气已经开到了九月，仍未有一丝停下来的意味。记忆中，更往后的月份里，也还能偶尔见到几簇忘记归途的花朵，在叶色纷繁的枝头，不管不顾地开着。

小城的街道，有香樟，有樱花，最爱的还是那一路紫薇。一株接一株，矮的一排，高的一排，不高不矮的一排。彼此团结友爱，有商有量，一齐抽枝一齐长叶，然后次第开花结果。

花朵初放，最怕风吹雨打，而紫薇似乎并不在意。小城的夏季，既能刮大风又能下暴雨。一夜风雨过后，往往都是花木潦草，兵荒马乱。只有紫薇还在枝叶亮花明，气定神闲，绣影徐徐。

夏去秋来，秋雨也会若无其事地下着。下来下去，光影就沉下去了，草木也就暗了下去。紫薇却还

是在开。排在一起，一簇一簇地开，开得那些街景季节不分，月份混淆。

当身体感觉到了温暖，黄昏就降下来了。薄暮中的村庄，渐次被烛火点亮。每个慢慢隐去的地址都有晚风轻摇，细语远播。远山的烛火来得更猛烈，红黄渐变幻化成的金色光芒里，一切都变得奇妙而神圣。此起彼伏的虫鸣蛙叫中，繁星点点，若影若现。天地极快地融为一体。夜，深了。

爱极了这相依又孤零的秋日，寒了又寒，薄了又薄，黄叶却是厚厚嫩嫩的铺在身上。不久，白露为初秋轻点胭脂，寒露为仲秋环佩叮当，霜降为晚秋穿上绣满香味的衣裳……

月亮渐圆渐瘦，溪水渐窄渐宽。在秋天，还是要去赏秋叶，要去闻花香，要去品秋色。看凉风是怎么把一片原野或是山川，描成金色；看秋风吹落夕阳的影子，像是一堆碎金子在地上打滚。

家乡月光

■ 李润泽

同学们在灯光的照耀下兴高采烈地布置着中秋晚会的舞台，而我却在教室黑暗的角落里仰望星空，我在寻找，寻找那不知藏身何处的圆月。

不一会，一束月光撒落到了我那略带惆怅的脸上，月儿从云后探出脑袋，不久就整个出现在我的面前。像多年前那样，我俩对视着：它，还是故乡那不变的月；他，却成了整日思乡的我。

小时候，最爱和表妹一起过中秋。记得我曾模仿“凿壁偷光”的故事，踏着脚在姨妈家的土墙上凿几个洞，给妹妹建一个月光舞台。而看到我偷凿她家的墙时，妹妹总会佯装生气地嘟嘟嘴，然后会心一笑，蹦蹦跳跳来到我的身旁，围着我开心地在那点点月光中翩翩起舞。月光映在她的脸上，总会使我

产生错觉，好像自己来到了明月之上，广寒宫前，在那梧桐灯的环绕下，嫦娥和着玉兔的捣药声，展现着她那轻盈柔美的舞姿……一阵富有节奏感的现代音乐再次将我的回忆打破，在强光的照耀下，在瓜果飘香中，一位同学卖力地舞动着自己的身躯。而我，仅仅是静静地角落观望，时不时附和着笑一笑，鼓鼓掌。

唱歌、跳舞、乐器、话剧……同学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艺，中秋晚会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击鼓传花的游戏不知何时已开始了。大家飞快地传着手中的“花”气球，而在我眼中，气球已化身成凌风飞舞的柳絮，四周柳絮飘散，柳絮纷飞中故乡的影子渐渐浮现。我置身一桥中央，奶奶牵着我的手正在桥上缓步前行，她突然停下，指了指桥头

月光下的一株小花，对我说：“阿乖，那朵小花，叫红芍药，它一年四季只能独自生长，不像我们，在这中秋佳节还能相聚一堂哩！你说，它不可怜？”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继续和奶奶走向家的方向，等待着打开家门时妈妈的拥抱。

现在的我，就好比那株红芍药，在夜月中摇晃，独自彷徨，在中秋佳节，与同学做伴儿，且听身边乌篷船上渔夫合家团圆发出的欢声笑语。

晚会结束了，同学们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欢愉中，我也渐渐从回忆中回到了现实。故乡的月，将她那皎洁的光撒进我的心田，并深深烙入我的心间，却无法抹去我心头那无处可诉的孤寂创痛。想着就连中秋时都不能相见的家人，我抬头望月，却不能阻止两行清泪流出眼眶……

香酥姑娘

王雪梅

沿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找寻传说中的姑娘
着一身洁白轻盈的霓裳
惊艳东谷山冈
踏遍梨树下的土地
猛然抬头
你却挂满枝头羞红初秋
摘一篮子丰收
香酥姑娘喜上眉梢
触动味蕾和心灵的
是香酥梨的酥甜纯香
是香酥姑娘的勤劳善良

孤灯夜读

秋雨

每当夜幕降临
假如没有你
香酥姑娘喜上眉梢
触动味蕾和心灵的
是香酥梨的酥甜纯香
是香酥姑娘的勤劳善良

我在你笑颜陪伴下品读
品读人生
品读那一段
尘封已久的青涩恋情
虽然，事过境已迁
红叶上的诗句却依旧如新
一行行潇洒的文字
像极了，孤独翱翔
凄苦悲唱的苍鹰

诗意如酒，欲罢不能
清灯伴我到五更
推窗远眺青山顶
晨曦涌动，雾霭升腾
只见云卷云舒
何处寻觅往昔踪影

缅桂香

罗家贵

微风抚慰夜色
花香之夜难以入眠
馨香越来越浓密
花开越来越逼近

送花使者站在微风里
花言鸟语溢满了心间
想必是 花源深处
花海一定弥漫了人间

双手捧起的芬芳
执意的绽放
沁人心脾的浓厚
不在花里 在心里

感通寺

李文

坐落记忆的山谷
背景朦朦胧胧

拾阶而上
斑驳的青苔
成片的树林
隐约出宁静的氣息
木鱼声中 宝刹
多年积成的凝重
写不尽以往的那些事

拾阶而上
高僧早已远去
残缺的碑文点点滴滴
顺路的边缘找寻
竟也明了许多
如今 看古老的宝刹
正焕发新的活力

变脸木芙蓉

■ 姚静

我上班经过的那一条街，两边都种了木芙蓉，长势葱茏。一开始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树，单觉得它们掌状的叶子和梧桐有几分相似，并不以为奇。直至它们开了花，早晨去上班时看到它们的花朵是白色，中午下班回家时看到它们的花朵是粉红色，到了傍晚却又发现它们是满树深红了。树分明还是那几棵树，花色却是一天三变，我不由暗暗称奇。一打听，此花叫木芙蓉，它花瓣内花青素的浓度会随光照强弱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花色会一天三变，人们又叫它“三变花”。更形象的叫法是“三醉芙蓉”，木芙蓉花色由浅至深至浓的变化很像一个人酒醉的过程，微熏，酩酊，酩酊，当它花色酩酊时极像一张酒醉女人的脸。

我每天都在那条街上往返，看木芙蓉的花色一天三变，觉得它们像是在演一出川剧，正要着变脸的特技呢！

那条街上栽种的木芙蓉有重瓣和单瓣两种。

重瓣木芙蓉盛开时极妩媚，扇形的花瓣层层叠叠，皱皱折折，千娇万柔地围住嫩黄的蕊，花姿雍容，酷似牡丹。早晨它们带露初开，如仙女出浴，披一袭素洁的轻纱，气质空灵；到了中午它们像是施了淡妆，是一团团暖洋洋的粉嫩；傍晚时分，它们花色深红，花瓣微微闭合，像是赴了盛宴归来，不胜酒力，将要睡去。宋代郑域作诗盛赞重瓣木芙蓉：“若遇春时占春榜，牡丹未必做花魁”，可与牡丹一比高下，这评价够高的了。

单瓣木芙蓉只有五个扇形的花瓣。花瓣上丝丝纹路清晰，舒展开来，简洁大方，典雅端庄。花色同样是初开雪白，正午粉艳，傍晚嫣红。

木芙蓉花色的改变不是整齐划一的，每朵花都有着自己的步骤，或早或晚，或先或后，参差不

一，于是一棵树上就有了白的，粉的，红的花朵，一朵花上也有白粉相间，红白参半的状况。一棵开着花的木芙蓉看上去便有了姹紫嫣红的感觉，是一场变脸大戏在上演。

木芙蓉自古便受人喜爱。“怜君庭下木芙蓉，袅袅纤姿淡淡红。晓吐芳心零宿露，晚摇娇影媚清风”，这是唐人徐夤《题舍人宅木芙蓉》中的木芙蓉，轻盈明丽，娇羞默默。“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浓。正似美人初醉醒，强沾粉黛欲妆慵。”这是王安石笔下的木芙蓉，一个风姿绰约的醉美人。

芙蓉临水是人古人对木芙蓉高层次的审美要求，我国园林鉴赏古籍《长物志》上说：“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若他处植之，绝无丰致”，更进一步要求说“宜寒江，宜秋沼，宜微霖，宜芦花映白，宜枫叶摇舟。”这一个接一个的“宜”看得我瞠目结舌，寒江，秋沼，微霖，芦花，枫叶，摇舟，单单一个意象就已经诗情泛滥了，更何况还要和一树木芙蓉的繁花相映？《长物志》作者文震亨，集作家、画家、园林设计师于一身，他的审美情趣自是凡俗之人难比，可细细一想，若要把他这一株木芙蓉种下去非得有一座园林不可，岂是住在公寓楼里的我能够想象的？

在民间木芙蓉还是一味良药，它的花、叶和根皆可入药。《本草纲目》记载：“其治痼疽之功，殊有神效”。

木芙蓉是凌霜而放的花，因而它又有名曰“拒霜”，苏东坡写诗为其更正：“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在百花凋零，霜重露寒的深秋木芙蓉一展风情。

早晨，我戴着手套，裹着围巾骑车而过，看到木芙蓉暖洋洋的花朵，刹那间恍恍看到。